

塔里窺天

——王綬琯院士詩文自選集

陝西人民出版社

塔里窺天

——王綬琯院士詩文自選集



陝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里窥天:王绶琯院士诗文自选集/王绶琯著.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24-07363-6

I. 塔... II. 王...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6456 号

塔里窥天——王绶琯院士诗文自选集

作 者 王绶琯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利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6 插页 12 印张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24-07363-6/I·1206

定 价 22.00 元

《塔里窥天——王绶琯院士 诗文自选集》序

1988 年 4 月 6 日我曾应何兆武先生之邀，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讲过一次《科学、文化、科学史》，主要是介绍英国学者斯诺（C. P. Snow, 1905—1980）的两种文化论和科学史在沟通两种文化之间可能起的作用。最近拜读了王绶琯先生的诗文选以后，我觉得斯诺的高论有点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想说几句话，作为本书的序言，供大家讨论。

斯诺有点像中国的丁燮（西）林。关于丁西林，在 2005 年 1 月 10 日的《科学时报》上有段煦和丁娜的一篇文章《物理学家的戏剧情结——记丁西林先生在自然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中的突出成就》可以参考。斯诺 25 岁获英国剑桥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7 岁发表第一部小说，开始文学生涯，一生共出版了 20 多部长篇小说和 5 个剧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担任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负责人才选拔和组织工作。此人于 1959 年 5 月 7 日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第二年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为《科学与政府》。这两篇报告出版以后，在全世

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过在我国到 1982 年才有所反映。斯年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一辑对第一篇报告作了详细摘译，并配有纪树立的一篇评论。1987 年陈恒六和刘兵把两篇报告合成一本书，译名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两种文化》已有三种译本，经常被人引用，影响很大。

斯诺认为，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文化：传统的人文文化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culture) 和新兴的科学文化 (the new scientific culture)；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不可能再出现，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能精通一种文化。两种文化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相互不了解并且彼此有反感，已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就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对话，这就可能造成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描述，对现状作出错误的理解，对未来作出绝望的判断。在斯诺看来，两种文化的对立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斯诺认为这种文化对立现象，在英国尤其严重，在年轻人中间更为严重。可是就在斯诺说这话之前不久，一位年轻人，也就是王绶琯先生（1923 年生），1950 年就读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造船班，毕业论文是设计一艘军舰，并因此获得了上尉军衔，可是此后干的工作与制造军舰毫无关系，而是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去做纯科学的研究。这位新的天文学家，每于夜晚操作了几小时望远镜以后，作为休息，又和音乐、诗歌打起交道来，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勒·玛·里尔克写夜的诗使

他感悟到“科学追求认知，艺术捕捉感受，两者是人生多面体中两个最光彩的面”，苏东坡的“庭院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又牵起了他的一缕乡愁，因而决心离开英伦而奔回已经解放了的祖国（见卷三《小记伦敦郊区的一个夜晚》和集外集之二《英伦组诗一束》）。在这里，两种文化巧妙地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王先生于 1953 年回国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说是奇迹般的跨越式发展。先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修复 60 厘米反射望远镜和组建天体物理专业。1955 年到上海参与授时工作的现代化、精确化，不到两年就把我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满足当时的任务要求。1958 年来北京参加北京天文台的创建，把我国的射电天文学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文革”以后，在运筹帷幄、统领我国天文事业的全局之余，又从战略眼光出发，先后倡议建造直径 4 米的 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见卷一《LAMOST 之旅》）和专为脉冲星研究用的 50 米射电望远镜（见卷二《天文学发展中的小设备战略》）。在以上两项设计正在付诸实施之际，今年（2005）又倡议国际合作，在 2020 年以前建造 10 米级的 LAMOST，进行更深、更广、更精、更微的“多样本、巨信息”的巡天观测（见卷二《论天文“大设备”战略及 LAMOST 型大望远镜在 21 世纪天文“大设备”中的地位》），正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天文学研究本身属于自然科学，但建造天文仪器则属于技术科学，按照王先生的说法这两者都属于“赛”先生，另外还有“特”先生（技术）和“劳”先生（法治）。王先生不仅站在“赛”先生的两只肩膀上左右起舞，两面开弓，运用自如，在中国天文学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戏剧，就是对于“劳”先生、“德”先生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没有法治保证的民主（‘德’先生）是脆弱的，而法治本身，长期以来曾经是非民主的。烧死布鲁诺的也是一种‘法’。所以需要的是为保证民主而设的法治，并运用由此体现的民主以保证法治的实施。”（见卷三《再晤“德”“赛”先生》）王先生把民主和法治这些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讲得如此透彻，这也是“文革”中饱受摧残（见集外集之一《“牛棚”吟》）和“文革”后连续担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立法工作的经验总结。

1989年王先生又和数学家孙克定一道，在中国的科学城创建中关村诗社并任社长多年，提出“以诗明志，以诗寄情，以诗匡世”，至1994年已刊有《社友诗抄》15本（见卷三《〈中关村诗社社友诗抄〉代序》）。这些社友们多是科学家，如许国志、曾庆存等，他们一岁数聚，吟哦切磋，创作甚丰，佳句颇多。然如宋代胡仔（元任）在点评唐宋诗词名家时所说：“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意”（《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按此严格要求我觉得王先生《临江仙》中的一语“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

够此标准，它用最精练的语言道出了为人、处世、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王先生不只是在中关村诗社里和一些老朋友们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还把手伸向中学里的年轻朋友们，将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生组织到科研第一线的优秀团队中进行“科研实践”活动，为他们创造成才的机遇。王先生的这项科普创新，五年来在北京市已取得明显成效，到 2004 年参加活动的中学已增加到 12 所，接纳学生的科研团队已增加到 31 个。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但“造就一个人才，禀赋、勤奋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而纵观古今，机遇之难使可造之材遭到埋没的概率大到惊人……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更加多得多的‘大手拉小手’的机遇”（卷一《引导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青少年“走进科学”》）。我们相信，王先生的这项“大手拉小手”活动会给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起大大的促进作用。

郭沫若称赞东汉时代的天文学家张衡（78—139）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王先生正是继承了张衡的操守和风格，才能对祖国、对人民如此之热爱，对专业如此之精勤。他说：“一个时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常常荟萃了这个时代的精华。我们今天仰望张衡，他的业绩有如一千九百年前升悬华夏天空中的灿烂明星，代表一代的精华，令人景仰。而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操守与风格，则有如汇入祖国文化长河的一派清流，灌溉着我们今天的文化土壤。”（卷二《〈科圣张衡〉前言》）。2002 年 10 月

30 日他在中国天文学会成立 8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词，更是博得了热烈掌声。他说：“在历史的大图卷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在一代代人的文化定位上找到对应。这种定位，横向是同代潮流，纵向是民族传统。往往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而文化潮流的冲击，则往往导致传统的革新。这种定位是‘动态’的。潮流：可以包容交融，也可以溃堤决坝；传统：可以发扬进取，也可以守残固陋。‘精华’与‘糟粕’总是在经过时间的过滤之后才最终在历史中归位。”经过八十年的大浪淘沙，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在新兴科学文化的大背景中所处的地位，二者是动态的平衡，并非相互对立。这一结论与斯诺的看法有相当的距离。

王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兼具两种文化素养的学者，但不是唯一的。我很想搜集材料，写一本《中国科学家的人文情怀》，但已力不从心，希望能有年轻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同时希望出版界能多出一些科学的论述，来沟通两种文化人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

席泽宗

2005 年 4 月 1 日

前　　言

八十岁的时候，几位朋友建议我出一本文集，总结一下自己这几十年做过的事。当时我觉得恐怕很难。因为自己毕生只是在“象牙塔”里“为天文学而天文学”、守着天文望远镜“以管窥天”，做过的事实在太不足道。十年前曾应嘱写过一篇“自述”，也就是一种“总结”吧！结果费了很大工夫才写了一千字！

尽管如此，我还是做了努力。人到八十，就多了一些回顾往事的愿望和时间，于是除了复查一遍先前的手稿之外，还认真收集了历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多半是应约之作，题材分散，只会使“自述”显得零乱。但是这样一来却让我找回了许多枝枝节节的回忆，感觉到好像是把过去不同时候的“故我”一个一个地请了回来小聚。

这年春节过后，当我照例把陈列在书架上的一张张贺卡细读一遍、告别这一年一度和亲朋友们的“精神聚会”时，忽然萌发了把那些收集到的文章印出来分寄给他们的念头。于是我就从中选出了一部分，加上历年写的诗——也是一个个“故我”（是“昨日之日”不经意间留下的），结成了这本“诗文选”。

这些乌合的“故我”聚到一起后，我不无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始终没有走出过“象牙塔”（拜科普之赐，是“塔”的范围始终在扩大！），也始终是在“以管窥天”（只不过有时候用的是观测天文现象的“管”，另一些时候则是地道的“管窥蠡测”！）。据此现状，这个集子就取名为《塔里窥天》。

这些“塔里窥天”的“故我”归类后分成四卷：第一卷《对镜集》，含先前写的“自述”、加上补充；第二卷《塔里窥天集》，是科研生涯中的一些所历、所思、所感；第三卷是除了用望远镜“窥天”以外的一些“以管窥天”；第四卷选载了“文革”以后写的诗，是老牛的“新哞”。两卷集外集，也是诗：《“牛棚”吟》痛定思痛，是带痛的“伤痕”；《英伦断简》则是早年的两组“残简”，为客寓英伦时所作。

我的这些朋友中，最老的老朋友是总角之交，到今天已经有了近七十年的友谊，他们时时关心着我的情况；新朋友则是近几年中结识的，彼此忻慕，正盼望着更深的交往；而现在用寄出诗文来代表亲身造访，朋友的范围就扩大到了那些存在于想望中的、今天尚无缘相识但可望以文结缘的“新相知”。

对于要和这些朋友们相见的“故我”们，我尽力使他们保持“好”的形象。出门访友，认真对着镜子整一整仪容、正一正衣冠，这是对朋友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当然，对普通人来说，“好”的形象也是普通的，只要是看得顺眼，但应当不掩真实。于是，编这本“诗文选”时我就一直“对着镜子”，凡是“看起来”不太真实或不太顺眼的都割舍了。

诗词中引经据典处则都加了注，以助把意思说清楚。当然，朋友谈心，话语只是思想感情的载体，不求出语惊人，也没有像写自传、写论文那样绷紧神经。我所望的只是这本带着这许多基本上顺眼、也都比较真实的“故我”的集子，终于摆到了我的旧好和新知们的书架上，相念时就可以拿起来翻一翻。

致谢：

老友李作健，总角相知，是本集中大部分诗作的最先读者，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席泽宗，在科学征途中如水之交、文章相许，为本书写了序；

我衷心感谢友情的勉励和期待，以及许多偏爱！

同舟老弟苏洪钧通读全稿，矫正了多处错误和疏漏；

赵景芝以她一贯的认真，校对、编排了全部原始稿件；

所选的诗文经曹秀君、刘九生两位妙手编辑，使乱头粗服得到了精心梳整。

深情关爱，中心藏之！

作　者

二〇〇五年　北京

目 录

- 《塔里窥天——王绶琯院士诗文自选集》序 …… 席泽宗(1)
前言 (1)

卷一 对镜集

- 自述 (3)
附:王绶琯院士访谈录 (6)
LAMOST 之旅 (33)
引导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青少年“走进科学”(2004 年为北京青
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作) (46)
岁月留痕——诗十四首 (57)
霜天晓角 (58)
亲思三首 (59)
赠江涛 (61)
赠小滢 (62)
海南行 (63)
劳动归来得作健书 (64)
蝶恋花·悉尼侨青社欢聚 (65)
沁园春·“牛棚”中怀 MATEY (66)
和寄作健二首 (68)

八十	(69)
西江月·赠老伴	(70)

卷二 塔里窥天集

引子:临江仙·书怀	(73)
附:答陈盈问	(75)
深念——《张钰哲论文选》序	(77)
读《博克传》	(81)
评席泽宗《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	(88)
《中国业余天文学家手册》序	(93)
《科圣张衡》前言	(96)
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	(100)
吴江王锡阐纪念馆落成	(108)
中国天文学会八十周年献词	(110)
射电天文学萌芽期的一些启示	
——纪念赫兹电磁波实验一百周年	(114)
从罗默的光速测量说起	(126)
寻找“地外文明”	(132)
天文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撰)	(135)
天文学发展中的“小设备战略”	(162)
论天文“大设备战略”及 LAMOST 型望远镜在 21 世纪 天文“大设备”中的地位——兼议发动国际合作进行 “新一代普遍巡天”	(178)

卷三 窥天外集

再晤“德”“赛”先生	(195)
小议科学精神	(198)
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	(201)
李铁壁《半闲堂杨花集》序	(206)
《中关村诗社社友诗抄》代序	(208)
昆明随笔	(209)
瀚海行	(219)
《明天小小科学家》2001 奖励活动集代序	(223)
漫话“锥刺股”与“举一反三”	(226)
中学时期掠影——小记林仰秀老师	(230)
《星》《月》《风》《云》辑序(初稿)	(240)

卷四 新吟集

老岳平反,治焕自南回,南琛老伯示诗属和,敬书

二百一十言	(245)
浪淘沙·家乡刊物《科学与文化》索稿 赋赠	(247)
探雅来聚,临别题赠新书一卷寄江涛	(248)
念奴娇·紫金山天文台成立五十周年	(249)
北京天文馆建馆廿五周年	(251)
马尾船政创办百念周年纪念	(253)
屯溪二绝句	(254)

江苏科技出版社十周年	(255)
相见欢二首(寄小暮君)	(256)
沁园春·赋端午	(257)
缅怀竺老(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敬献)	(259)
重过金陵,暮归,次唐稚松先生韵	(260)
晨眺	(261)
望月怀闽中诸友	(262)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三十周年集会——赋并呈冯克嘉先生	(263)
黄帝陵古柏	(264)
西江月·登封中国天文博物馆在建	(265)
“四·五”十六周年祭二首(缅怀周恩来总理)	(266)
过昭君冢	(267)
中关村诗社成立四周年寿克定孙老	(270)
旅中读余秋雨《文化苦旅》	(271)
登金山岭长城戚继光点兵台	(272)
新疆行	(273)
寄女	(274)
秋至,金陵即兴五首	(275)
闻李景禧先生辞世	(277)
1996年德令哈中秋过一夕杂咏四首	(278)
读张大千《昆明湖上》画轴,因拟钓者答	(279)
1997年3月9日漠河日全食	(280)

寿叶叔华同志七十	(281)
书贺福建教育出版社四十周年	(282)
旅中闻泽宗兄手术成功,欣慰之余赋寄二绝句	(283)
北京天文台本部落成	(28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十周年 ——即景怀姜椿芳前辈, 因感龚定庵春泥名句	(285)
人生	(286)
西江月·寄友	(287)
钱临照先生铜像落成	(288)
西江月·赠诗友	(289)
读许国志先生诗词集	(290)
南乡子·我国儿童教育先驱者陈鹤琴先辈诞辰一百一 十周年	(291)
过夔门	(292)
寄江涛	(29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七十四卷全部出齐十周年	(294)
老书新读(寄作健、徐炎兄)	(295)
细雨信步	(296)
春游	(297)
2004 年中秋(时年八十一)	(298)
西江月·贺彭桓武先生九秩大寿	(300)
贺李元兄八十华诞及从事天文科普六十年	(301)